

經部

詩故卷七

明 朱謀㙔 撰

小雅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何所刺之刺不平也曰尹氏大師託詞之婉也何以不平尊寵姻亞斥遠君子為政偏頗不均平也曰不平曰國均曰式夷曰不傭曰國成詩中凡七言之書曰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今也不均不平王道其謂何哉節彼南

山維石巖巖言南山雖極崇高然有石為階級可履而登其上也師尹不均不平民畏其威卒無敢言之徒具瞻而已故我託詩以諷刺之也有實其猗實字蓋訛當作有石其猗言山石猗猗接引登履之人也方茂爾惡相爾矛矣謂幽王亦有加惡怒于小人之時若已將加矛戟其身矣然而包承之巧足以自觧是以小人終不可去也小人不去君子不得而進矣正月大夫刺幽王也非大夫之刺也蓋申后太子之詞

也曰念我獨兮哀我小心曰是以有侮曰民之無辜

并其臣僕曰赫赫宗周褒姒烕之是非並后匹嫡榮

枯異等哀痛慘怛者能為是言乎申侯犬戎謀攻幽

王有成約矣幽王亦既聞之矣故曰民之訛言亦孔

之將此詩褒姒烕之以上八章章各八句語意已盡

終其永懷以下五章疑是錯簡于此以章皆六句不

倫故也正月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繁霜猶易所謂

履霜憂在堅氷者也因其有侮故怨毒生焉此名禍

之本也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謂林中雖有材木都無
生意唯待斬伐而已喻周民死亡之迫也山本崇高
今謂正如岡陵之卑可跨而越也以喻王室大亂可
虜而亡也如此訛言可不知所懲乎局天蹐地畏禍
也胡為虺蜴搆亂者也天夭是椓蔡邕傳引作夭夭
與周南夭夭同義謂少好之赤子以貧困不養遂椓
喪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何刺之刺其任皇父以卿士

也輔相非人故災異迭見而一小人在位羣邪附之及其阽危將迫則又請城私邑徙民以實之唐志周正十月辛卯日食在幽王之六年鄭箋以為厲王者誤也歷法日食前後兩望月必當食彼月而微謂九月之望也此日而微則辛卯之朔也向在東都桓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盟州陘是也去西都千里而遥皇父恃寵請城規避戎禍土木繁興徙世家巨姓以實之人情懐土重遷傷其獨見捜括故賦此詩

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曰雨无正字之誤也詩三百咸即詩語而名篇或取諸首關雎鵲巢之類是也或取諸終騶虞權輿之類是也或即篇中而取之庭燎巧言之類也或即其人與其事而命之巷伯賚般之類也或篇名偶同而分别之小明大明小旻名旻之類是也因是而求則大雅必有大宛大弁之篇今則亡矣曰常武者奮武之謚也曰雨无正者正大夫之謚也此即篇中之語命篇耳劉元城乃欲益以雨无其

極傷我稼穡何其誕哉是蓋暬御之臣所作故曰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夫正大夫以暨三事大夫邦君諸侯皆相率去位而違亂矣我欲勉留使還王都則拒我曰予已未有室家在此矣泣血鼠竄無非疾苦之言也則詰之曰昔爾由王都而出居誰為爾作室乎昔既能作于彼今亦可作于此何得以無室而拒我哉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曰小旻者小雅旻天之篇也何以

刺乎刺諆國者顛倒是非豨至覆亡也幽王在位僅十一年詩以刺之者不一而足由夫婦父子之間大倫已斁設心處慮又何足觀此所謂諆亦黜申后登褒姒廢宜臼立伯服事耳國有大事雖集衆廷議亦唯回遹是從邇言是聽公論終莫遂也舍哲諆肅乂之士而唯小人是從將如流泉之決不復可收相與淪胥而已暴虎馮河固危道也諆之不善敗國亡家其禍尤烈故我用憂懼如臨淵履氷焉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非刺宣也次在小旻小弁之間知亦幽王時詩也味其詞則兄弟相戒毋荒于酒教子義方求以免禍也鳴鳩古曰博穀今曰郭公季春始鳴旦暮刺天而飛未甞栖止月令鳴鳩拂其羽者是也鷹化為鳩蓋即此物舉鳴鳩者明惡鳥化而為善喻人性無不可化之理也故曰念昔先人明發不寐勉於進修無忝爾祖可矣飲酒温克進修之一事也各敬爾儀舉全德而言也菽莢善拆采菽者必乘晨

露未晞之時則無遺脫喻教育者之宜早也蜾蠃產卵于空穴之中必取桑蟲以嫗之喻教子者宜擇所師也眷令警悟兩相覺察唯恐或蹈畢弋喻兄弟砥礪以德求免禍也桑扈藏勝即今鸜鵒其性嗜肉又名竊脂率場啄粟違其性矣人不養之以學則天性謬戾勢必陷于刑辟卜以求免不亦晚乎握粟出卜細民事也管子稱庶神不格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是已末章集木臨谷之戒正成德之事

小弁刺幽王也孰刺之太子之傅刺之也鸒斯鵯鶋似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性不反哺好食禾麥即今所謂寒鴉也首上有毛卓起如弁故曰弁彼鸒斯詩言鸒斯多羣猶得叢食田野朝往夕還提提自適以喻小人冗食于國者甚不少也我何獨見斥逐而失所乎踧踧周道人所共由今則盡為茂草喻王廢棄彝倫之道不行也桑梓大葉多隂行者多趨其下以自芘若鞠躬然喻幽王獨不芘其子也鳴蜩依柳雈葦依

淵異類相恃以為命我獨流離失所是以憂至不寐也鹿見逐則疾走然必數數反顧以俟其類雉羣集則分襲然必雊雊朝鳴以求其雌物各念族類也今王獨如病木無復枝榦可持矣何以自立哉兎之投人人或脫之死於道路人或墐之皆惻隱不忍之心所感也王心柰何獨忍至此乎

巧言刺幽王也何所刺疾讒也小弁志在感悟其親故微及信讒而已此則太子已廢追疾讒人而詰責之

所謂讒人蓋褒姒也呼昊天而及父母知處父子之間也君子屢盟蓋與褒姒定盟約立其子也廢置大事安危攸繫如作寢廟者經營非一日定大猷者聚議非一人我之見廢我忖知其故矣由布置之術密造膝之謀深也荏染柔木太子自喻也往來行言喻讒也河濱土跡善陷彼何人而居河麋喻善陷人者也無拳無勇知非丈夫也既微且尰賤而惡之之詞也居徒幾何明其處衽席間無多人也皆斥褒姒也

幽王廢嫡立庶嬖妾黜后以致父子相諜宗社覆滅自古禍亂莫甚于此仲尼録詩不一而足厥有由哉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按左傳武王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為司冦桓王八年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是蘇公被讒失國當在平桓之際矣

巷伯刺幽王也巷即永巷宮中道也巷伯者寺人之長篇内所稱寺人孟子者也寺人親近宮掖目擊褒姒之讒申后太子之廢故推本其集小過以成大釁如

萋斐小文而成貝錦也天文箕主口舌以喻譖者驕人指褒姒勞人指申后暨太子呼蒼天使視之不平甚矣投諸豺虎有北而不受下所共惡也投畀有昊則謂大地無所復容矣楊園卑濕唯宜楊柳畝丘高畝可藝黍稷地有高下故所藝有貴賤然楊園所植之物猗猗而長喻寺人雖賤言偶有中也內譖如是在朝君子可不圖所以拯救之乎

谷風刺幽王也非刺幽也朋友相弃而相怨也春氣上

升風自谷出謂之谷風草木乘此發生然其作也必繼之以陰雨甚則奮迅振掉傷殘草木者有之矣顧彼發生之德大傷殘之怨小也汝有患難恐懼則依據于我今者既安且寧遽以小怨而遂弃我如遺乎蓼莪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孝子見放逐者所作也莪一名蘿即今蒔蘿菜之小而香者孝子自喻其幼時甞見憐愛如莪也今者憎而見逐不啻若蒿之惡矣不敢怨望猶曰父母生我劬勞孝子不忍斥言也缾罍

罍恥喻子以不才放逐亦貽父母之辱也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放逐在外無所依託也山高則多悲風人情危苦則多悲歎故以南山飄風悲厲喻已違養之苦凡民莫不善於事親我獨何故不善致不得終其養哉罍酒具也缾汲具也缾汲于井以濯罍缾羸則罍無以潔故蒙恥耳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簋飱食之薄者棘匕物之微者言往昔朝周資

斧之具不過如此君子循而行之小人目而擊之今唯貨賄是責勞役是供疲于奔命大異疇昔矣所以睠顧周道而出涕也王子晉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委積施關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遠來視道如尺周道如砥之謂也穫薪樵蘇也蘇草刈而東之浸則腐敗喻小國單薄不堪過誅也仰視天漢呼天告困也跂彼織女之七襄求天代之輸布帛也所謂終日七襄者敏于織也古布帛匹長四十尺漢詩五日織

一匹夫人故言遲七襄者成七尺也織女既不能代我之織牽牛不能代我轉輸南箕不能代我簸粟北斗不能代我挹酒我困終不可支矣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大東者東國困于征輸也四月者南國困于征輸也周正唯魯用之它國不能盡然故稱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耳觀江漢滔滔知其為南國也盡瘁以事知其困征輸也當夏則苦煩暑當秋則感凋零入冬則又苦風寒至于薇蕨之生是芳春矣

人皆熙熙于豔陽我顧作歌以告哀是終歲四序無復須臾之歡矣利梅栗者蹂踐嘉草以喻利征輸者困苦良民也泉水數汲則竭而濁久之泉至而復清我力既屈豈有可伸之期乎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何刺乎刺為政者役使之不均也曰士子者上士中士下士之屬也北山極北之山若寒之地胡虜域也杞謂枸杞今甘肅之杞最多疑即其所也曰四牡彭彭旅力方剛知防秋于北也杞實

成于秋暮者也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非此之謂也周室大亂垂欲滅亡君子憂之無可奈何之詞也所謂百憂即兔爰之百罹百憂百凶也將負載之車者塵必及人思百憂者憂必傷人由禍亂已成勢不可救徒增鬱結而已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非悔仕也蓋賢大夫被讒見放之詞也艽野則所放之地也淮南子言禽獸有艽

又稱虎豹有茂草野獸有光背則知光野非復人境矣穆天子所謂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為羣烏鵲與處是已載離寒暑經兩歲也念彼共人在朝共事之臣也畏此罪罟王未予環也嗟爾君子讒已者也靖共爾位誨以義也正直則神福之百祥矣欲其改前愆也不怨怒而顧教誨之忠厚至矣

鼓鍾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蓋記徐夷偃王僭亂之事也大雅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鋪敦淮濆仍執醜虜宣

王之世淮夷徐子嘗拒王命矣韓非稱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六國荆文王滅之淮南鴻烈則稱陸地朝徐偃王者三十二國楚莊王滅之所記互異要知當在幽王之世矣曰鼓鍾曰伐鼛謂築宫室城隍之舉也曰琴瑟曰笙磬曰雅南謂其僭用周樂也君子聞此而悲幽王之不知懼也王維凝碧池頭奏管弦之感同是感矣

詩故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故卷八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汪縁

欽定四庫全書

詩故卷八

明 朱謀㙔 撰

小雅

楚茨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實豳雅也后稷教民稼穡至于古公亶父世修其業以身率民此蓋序其治公田以供祭享之事也祭必先粢盛與酒醴非藝黍稷則粢盛酒醴何所從出哉楚楚整勑貌茨謂編茅茨以覆田舍非蒺藜也抽棘以為田舍之藩非除蒺藜與

粢也自昔為此田舍正以蓺黍稷故耳記稱大夫濟濟士蹌蹌此云濟濟蹌蹌知幽公之祭先公也近火而熟者謂之燔遠火而熟者謂之炙所燔者肉也所炙者肝也神保者先祖神靈之所保蓋攝尸者之嘉號我孔熯矣熯之訓敬毛傳為優也說文訓熯為乾亦君子終日乾乾之意耳如幾者如所蠘望也如式者如所擬度也是皆百福之賚孝孫者也降福既已齊備又且稷速而不遲既已匡其所不逮又且勑其

所未戒極億萬年而無替廢也

信南山刺幽王也非刺幽也亦豳雅也楚茨因祭祀而推原粢盛所自出此詩則因力田而成祭享之禮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謂后稷教民稼穡夏禹表南山而封之有邰子孫世修其業因其原隰高下而疆理之盡地利矣又能上恊天時雨雪霑足故得黍稷彧彧然盛也少牢饋食之禮宿尸之明日主人朝服視殺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雍人陳鼎于羊

冢之西升胖以及腸既實鼎司宫筵于奥祝設几于筵上主人出迎鼎今曰取其血膋則視殺以至迎鼎時事也

甫田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先公勸農之詩也甫田大田也孫無撓言北方謂麥田曰小田種黍稷者曰大田方里而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一井之地為田九百畝一邑為田三千六百畝一丘為田一萬四千四百畝一甸為田五萬七千六百畝

一縣爲田二十三萬一千畝歲取十千舉一縣而言十萬而取萬是徹法也介者間也勸農之暇相其秀民而進之語使就學也北方地高少水常苦于旱故祈甘雨

大田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農夫答甫田之詞也螟即螟蛉之螟食葉靑蟲也螣說文作蟘蓋螟類之尤大者蟊賊謂蝗也螟螣自内生蟊賊自外至洊與雝同謂陰氣之蔽日者興雨呂覽漢志並作興雲祁祁舒徐

貌韓奕所謂祁祁如雲是已雨我公田則雲者為雨矣雲可言興雨則降矣云興雨者誤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蓋成康之世巡于東都之詩也為其時莫可必故次于豳雅之後以著王業由先公務農而後成也天子出巡必因狩獮講武故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巡狩東都諸侯畢會方國道里遠近均平故曰洛水泱泱謂得中央之勢也此朝會諸侯之所作故曰福祿如茨君子萬年詞兼頌禱

有如此如茨謂福祿比密如屋之覆茨無所漏也韎者赤色韐者韋韠戎事之服鄢陵之戰楚子所謂韎韋之跗注者是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天子答瞻彼洛矣之詞也裳裳者華謂華之繁盛好下垂者疑即今所謂棣棠迎春柳之類以其好下故曰裳裳其葉光澤故曰湑兮此華正視則黃覆視則白故曰或黃或白喻諸侯恭敬有光儀也白馬黑鬣曰駱夏后氏所尚之馬

謂杞子也杞宋者夏商之後舉杞以該諸侯耳左之左之無不宜之謂諸侯率職來朝唯王命之是聽也

桑扈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諸侯時見于天子天子燕之之詞也桑扈戴勝季春來降于桑交交羣鳴應候而至喻諸侯時見不違禮也鶯與瑩通謂其毛羽光澤非文章之説也不戢不難謂其恭儉有節不難于不戢歛也引兕觥而醻旨酒常思柔克以將之未甞有驕敖之色此萬福所以不求而自至

鴛鴦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諸侯荅桑扈之詞也鴛鴦之

鳥交翼並栖羅者往往一舉而兩得之以喻王之福

禄輻輳不偏至也古者四馬駕一車謂之一乘故曰

乘馬云乘馬在廄喻王福禄之備具也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非刺幽也王者燕親戚諸侯而諸

侯歌其事也周禮玄冠以燕羣臣皮弁以燕兄弟頍

許氏説文作頍即古規字規為圓者弁之貌也蔦與

猶言猗與那與狀女蘿之輕眇也女蘿輕眇而託松

栢喻已得託親戚于王也雨雪維霰班白之喻也因
覩頍弁覺華髪之在首知老死之漸至典禮有常期
燕私有紀極雖兄弟甥舅之密親不能數數與言笑
也今日之飲王故欲極其懽耳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天子荅頍弁也車恃輪
以運輪恃軸以立軸恃舝以進止舝者車軸兩頭上
所關鐵也車舝間關有聲語其遠來之勞憊季女婉
孌語其威儀之謹嚴及既相接莫非德音匪但慰我

飢渴而已即是勞苦謹嚴已當燕勞之況復德音之好友乎鷸雉屬之最健者尾長六尺武人用以揷冠示勇健也鷸集乎林喻其有武備也令德來教語其有文事也山脊曰岡大陸曰阜柞木堅忍宜阜者也今陟高岡而析柞薪喻希有之覯也高山仰止喻其德可師法也景行行止語其順大道也爾若四牡六轡數肯來此以慰我心又何老死之足憂乎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諷王勿近小人也蠅類

有二一青一蒼蒼蠅能乳卵于俎豆中青蠅唯善汚點潔白之物營營青蠅鳴飛求入之貌語此點白為黑之蠅當驅而逺之使止樊籬榛棘間可也若使近人則必汚穢飲食變白為黑矣其讒譖之言寧足聽乎

賔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非刺時也燕大賔客歌此以諷荒于酒者使之進德也酒之為物亂性靈助凶德益疾病長嗜欲者也故禹惡旨酒湯戒甘酒文誥彝

酒先王制禮一獻之間賔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所以備酒禍也鄉射揖讓而升下而飲以酒示罰也此言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明不以飲為榮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約飲之至也籥舞一章内有烝衎烈祖子孫其湛之語與射侯祈爵似非倫類疑是由儀等詩逸篇因句法偶同竄入于此

魚藻刺幽王也非刺幽也朱仲晦所謂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䓮藻者魚之所託網罟之所不

加處也故水静止則湁藻生焉魚養于此乗流唫波數見其首數掉其尾至逸樂也喻巳奉戴王政各得其所侍燕樂于鎬京焉

采菽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天子荅魚藻也古者燕享之禮必賦詩道意叔孫穆叔所謂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是詩之用于燕也秦穆公燕晉公子重耳賦采菽公子賦黍苗是采菽之為天子命

諸侯以命服之樂也采菽者懼或遺失必盛之以筐筥諸侯來朝懼或簡禮必錫之以車馬章服檻泉泉之阻于石檻觱沸有聲若觱栗然者喻車聲嘒嘒而來響不輟也柞木枝榦繁盛其性堅韌足以相載非若他木柔脆枝末大則披其本矣喻諸侯秉德守禮鎮撫王室而能來朝不驕蹇也紼纚皆維舟之索大曰紼小者曰纚舟有大有小故繫維之具亦有紼有纚喻諸侯五等有崇有卑而賚予之典有厚有薄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蓋厲王時詩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稱伯父叔父稱兄弟於異姓則稱舅父稱昏姻此蓋諷王聯屬諸侯之詞角弓堅勁弭恒外向引而内其弭則足以威疆禦喻兄弟昏姻之國易以疎遠聯而親之則足以威不庭也綽綽有裕言能相容忍也交相為瘉言能相蠧賊也相怨一方兄弟乖戾出亡在外也求其禍端非有大故祇以卮酒未讓而生瞋恨耳甚言怨不在大也老馬識道引駒而行

數數反顧恐其失路也王為諸侯宗主可不顧其後乎如恣口腹而飲食則有醉飽之失矣由其不顧後患故也猱即夒也亦名沐猴人或羈紲之以為弄具猱善升木不待教而能如以塗附於塗理勢必墜喻人情難合而易離貴乎聯屬者之有道則小人斯附屬之矣雨雪見日則消喻薄道之難自久也莫肯下遺謂王不肯下撫親戚也式居婁驕謂屢用驕矜自居也戎狄貪而無親今王用其道故我用憂

菀柳刺幽王也按楚世家夷王之時王室始微諸侯相伐熊渠與其三子皆僭稱王及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遂去其號强楚畏厲如此則它諸侯可知矣是蓋厲王時詩也菀柳喻王室本以芘覆為德今則暴虐甚可憂悼不敢往朝懼其誅求無極也蹈鄭箋作悼於義乃通鳥雖高飛傅天而止王心貪狠不知所極若或往朝但有凶危可矜之禍而已相戒之甚也蓋有角弓之諷而後有菀柳之詩矣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非刺衣服無常也蓋厲王暴虐而流死于彘周室無王禮樂崩壞文物墜失君子傷焉因思昔日都邑之盛也黄衣狐裘諸侯之服行歸于周自其國來朝于王也諸侯來王萬民是則無不宗周矣臺笠緇撮羅氏之冠也素錦綢杠旂幘之竿也羅氏天子掌鳥獸者也諸侯之貢咸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綢直如髮旂徽之容以喻車服之盛也舉臺笠以言諸侯之來貢舉綢杠以言諸侯之

女之來嬪充耳琇實公卿之服也謂之尹姞公卿之女也尹即吉甫之先姞即蹶父之先以衣涉水曰厲垂帶而厲謂庶士也施膏澤則卷髮如蠆謂庶女也末章申言士女之容儀以括前四章不盡之意

采緑刺怨曠也非刺也名伯勞南行之士也前二章代其妻述未歸時事後二章則述已歸時事予髮曲局語不胥沐也六日不詹語不盥浴也古者五日則燂湯請浴故曰五日為期心有所懐故六日不詹耳詹

與姑通即嬋字也韔弓綸繩以職其勞親愛之意也

黍苗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南行之士荅采緑也名伯營謝事具大雅崧高之篇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即所謂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也因其篇章短小故附之小雅

隰桑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蓋惜賢者之遯世也桑以飼蠶宜植宅畔今云隰桑則處下隰之地去人遠矣以其不復見采故深歎惜之我若得見是人樂可知已

末章設為自詰之詞言心既誠愛此賢何不以告其君使徵聘之典行徒中心藏此誠愛何日忘之乎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所謂幽后則褒姒也此蓋申后見廢之後所作菅茅雖無絲麻之美亦有纏束之用王獨弃我曾二物之不若矣又言菅茅雖賤均受雨露之澤天步無微不及若甚艱矣王澤何獨偏乎水性皆趨東南今以稻田需澤激池水使之北流喻惠澤之曲施于物也王心獨不然矣桑木堅韌宜車今用

為薪枉其材矣喻已見廢非理也鼓鐘聞外明已之枉天下共聞也鶖惡而貪以喻襃姒鶴潔而廉以自喻也鴛鴦雌雄一德死不相背王顧二三其德矣乘石巍然數級髙與車等王者履之以升車此云扁石𤰞薄之石也豈足履乎喻襃姒之𤰞賤不足寵也

緜蠻微臣刺亂也周之盛時每有遣使往還必宴勞之四牡皇華出車杕杜所以作也及其衰也士之從役者則憚道遠而飲食是憂大夫之所燕者瓠葉與兎

首而已禮意衰薄世道可知矣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說見緜蠻夫藜藿之食已至薄矣今乃至烹瓠葉則尤薄惡不中食也禮有兎羹兎醢不聞兎首今乃至用兎首饗賓荒簡甚矣典禮廢墜故也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武人東征小序以為征荆舒也漸漸之石蓋積石孟門之險東征所由出也豕豥四蹢皆白性好負塗故其白常隱今以行潦滌其汚

泥故見白蹢知征夫之苦雨矣而月又離于畢將復雨焉憂沾濡之不暇何心制敵哉在上者能恤人勞苦而慰拊之則在下者忘其勞苦此詩自述勞苦則在上者不能恤拊其下可知矣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何閔乎閔西周之將亡也苕華蔓生直上一名陵霄其華紫赤將落則色變而黄今曰芸其黄矣將落之候喻周室亂極勢必亡也羊墳其首山無草也三星在罶水無魚也人食鮮飽饑饉甚

也天下將亂必先饑饉而後戎馬是生焉
何草不黄下國刺幽王也幽王之世鮮所征伐此蓋王
惑褒姒數舉烽火以名諸侯之師至則無寇而罷故
諸侯之見役者怨苦之而賦此詩

詩故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詩故卷九

明 朱謀㙔 撰

大雅

文王篇者文王受命作周也非受命作周也周公相成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因述文德以訓于王也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之先公盛德莫如文王故宗祀之曰亹亹曰穆穆曰緝熈敬止皆其德之著見者唯其有是盛德故大命集于有周而其孫子光有

天下濟濟多士為之楨榦商之孫子咸來臣服而助祭于廟庭焉葢殷未喪天下時亦嘗以其祖之有德者配天矣今既改命則配天者文王矣天命可不畏哉可不虞度其予奪之際哉然而上天之事無聲臭可求矧儀刑乎唯當儀刑文王之德則萬邦咸信而奉戴之天命常在我矣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言上帝敷錫大命以顯融文王之德故孫子世受其福也祼將謂將灌鬯之事北音重濁故讀灌為祼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非此之謂也是詩

蓋述武王伐商之事推本受天命則由王季文王之德也王季太任維德之行故能生此文王文王厥德不回又娶太姒是以篤生武王乃有伐商之事也調適得宜之謂燮武王應天順人而伐紂故曰燮伐大商矢誓也謂誓師也維予侯興三語即誓辭也凉韓詩作亮訓相也謂師尚父實相佐武王成克商之功也古者兩君相見則歌大明蓋欲其知周德之有自

使畏天命而述職耳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非此之謂也葢周公相成王追王太王祀以天子之禮而述其造周之事以明當王之意也所謂太王者古公亶父是也太王自豳為狄所逼避而之岐疆理土田營建宮室城邑以完制度以備即其勢力足以克復舊物雪前日之愠然猶與狄通其聘問待時乃舉故四郊之柞棫既拔征伐之道路亦開昆夷憚其報復不俟驅逐一皆遠遯維

喙息之不暇也此詩八章太王之事已具末又舉文王虞芮之訟似不相屬疑他篇之錯簡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此葢周公追述其事故稱辟王稱周王壽考首言棫樸小材秪供薪槱語奔走使令之臣也繼稱髦士奉璋則賢儁進矣繼言六師及之則得人益衆矣水氣至薄積而為雲漢猶能為章于天周王壽考德教入人深矣寧能不興起此多士乎金玉必追琢之乃後見寶人材必教育之乃後成德此

文王勉勉設教唯以綱紀四方而已

旱麓受祖也是盖王用享于岐山之詩也何以言之曰清酒曰騂牡曰干禄曰神所勞矣皆享事也曰旱麓知大雩也因雩而享故曰求福不回曰鳶飛曰魚躍言精誠之格于上下也録是詩者著勤民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此周公述文王之德而推本其所生之母能孝能慈教之有自故在宗則能順事于先公處家則能儀刑于妻子在宫則雝雝以和在廟則

肅肅以敬不顯亦臨不媿屋漏也無射亦保檢身若不及也無射非無厭也謂無間隙之失如律中之无射也有是德矣故戎疾不殄烈假不瑕盖其性與天合不必聞之傳師而自中法式不必資之諫諍而自入道義所謂戎疾大可疾惡者盖謂紂也所謂烈假猶易稱王假有家之假功烈所假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言文王智力足以殄絕紂命則以畏天之故不即殄之身受諸侯之朝顧又率諸侯以事紂而人不

敢瑕議之其敦德躬行有如此故成人小子莫不是則是傚一皆行古之道而得美俊之譽也

皇矣美周也非美周也述文王伐密伐崇之事而推本太伯王季克讓以至于文也周自后稷封邰歷夏商二代千有餘年而得文王中間自邰竄豳自豳遷岐皆在西北故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謂岐周也帝已作邦于岐向非太伯能讓則文王何能光有大業故太伯之讓實能篤厚周家之慶也上帝耆之耆訓為

老謂求老戍之國而式用以廓清其亂乃授周以西土也串夷載路周頌所謂彼徂矣岐有夷之行也畔援猶言判渙怠而後時之義也歆羨則汲汲而先事矣謂不後不先適當可伐之機也聲色孟子所謂聲音笑貌是也言執玄德而化馭若神不以聲色為大也夏謂染采以飾外革謂鞹皮以矯揉不以夏革為長謂其誠實無偽也

靈臺民始附也非民始附也文王為靈臺以望氛祲察

災祥因為辟雍而作樂章以肄習其間也毛傳但言鼉為魚屬陸䟽乃云鼉皮可以冒鼓愚按八音之革原用牛革而鼉皮之鼓似非先王正樂當闕其疑

下武繼文也武王克商放牛休馬載槖弓矢故周公述其事而作是詩下武謂以武功為下明周家世尚文德也三后之神以文德在天故武王偃武修文于鎬京以配對之永言配命謂恒以配對天命為言而成王者中孚之德也能成其孚則下國是傚矣孚下國

者莫大于孝思天下諸侯所以愛戴于王一人應以順德者由武王能嗣祖考未卒之業而定天下也凡此孝思不唯昭此嗣服亦將昭之方來使繩祖武于萬年矣受天之祐四方來賀藩屏以佐周室至于萬年豈不同其久遠哉

文王有聲繼伐也言功伐之能相繼也文始治岐義聞宣昭四國來朝則以道路險遠艱于往來故自岐遷豐以求安定示大業之垂成及武王克商撫有天下

益廣其都會之所自豐遷鎬以詒子孫于安皆大君之淵謀也盩岐在今陜西之鳳翔豐在今陜西之西安豐鎬相去二十五里而岐山則在豐鎬之西三百餘里矣

生民尊祖也何以尊祖周公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而推本其受命之祥與樹藝稼穡之功也姜嫄者帝嚳之世妃從帝祈子郊禖其精誠敏于感神故曰履帝武敏歆俗儒誤釋遂謂見大人迹而履其拇妄誕

甚矣羅願稱羊生六月為羍七月為羍先生如羍蓋不侯十月之彌而先生故曰載震載夙語先期也大戴記稱陸終之妻女隤孕三年而始粥啓其左脅六人出焉昆吾參胡彭祖鄶人曹姓芊姓是已古先賢聖之産多異常人而后稷特無它異故曰不坼不副所以顯赫其靈者實上帝安寧之將欲使樹稼穡而康禋祀之典也腓字烏覆極言其為神靈所護不必實有其事也軷與祓通取羝以祓謂以犧羊祀方社

田祖祓除螟螣蟊賊之害故曰以興嗣歲皆農事也若謂軷為道祭大不然矣后稷勤勞稼穡民享其賜有如此故宜配祀于天乃無罪悔郭景純言秬秠皆黑黍一稃二米者而秬或一稃三四米故得巨名宗廟用秬釀酒尚嘉異之物也穈與虋通今赤粱也芑則白粱粟也北方多黃粱而赤白粱以少見貴故曰

天降嘉種

行葦忠厚也此燕諸父兄弟之詩也桓寬引古語曰檀

柘而有鄉雈葦而有叢言物類之相從也蘆葦旁無枝幹所恃叢叢相依而後能立喻兄弟親族理宜敦睦而後王室有所夾輔也春雨既濡正祭祀之時因覸行葦方苞以興感既祭而燕所以敦親既燕而射又以考德射不勝者酌以大斗祈其耄勤稱道不亂以引翼我曾孫竝受福也

既醉太平也非也此諸父兄弟荅行葦也國語叔向說此詩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人民

之謂也室家之壼猶言室家溱溱耳非謂宫巷之深遠也堯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此云昭明有融是皆平章之效也女士猶言士女倒文叶韻耳非謂女之有士行者從以孫子猶言以從爾之子孫葢國以民為本士女受釐而蕃庶是國家景命之著見者也

鳧鷖守成也非守成也燕公尸也祭先公必卜子孫為之尸祭之明日又燕攝尸者此其樂歌也鳧鷖水鳥

性警善飛苟有猜疑不安則飛擾遠去此云鳧鷖在
涇在沙在渚知其安閒自適喻公尸之安其燕也
假樂嘉成王也非嘉成王也公尸答鳧鷖之樂歌也左
傳中庸引詩皆作嘉樂嘉假聲相近而誤耳嘉樂君
子猶言樂只君子也武王稱諸侯為友邦冢君酒誥
亦稱太史友內史友伐木詩稱友生故曰燕及朋友
公劉名康公戒成王也詩無戒意蓋名公述公劉造豳
之事以告成王使知王業所由始耳始后稷封于有

部蓋歷數世而後夏衰用失其官而不窋竄居戎翟之間至公劉而始能國乃相民居定京邑立宗廟制三軍行徹法足材用終周之世以徹田為取民之則也公劉居豳而涉渭采取金石之材就汭水以止其旅明闢境廣遠為遷岐之階級也

泂酌名康公戒成王也非戒也乃誨也誨其化民當以漸也西北泉多苦鹹居民每挹行潦注之罍罍而澄清之以治飲食盖行潦雖濁久澄則清喻民德雖闇

教溪則化故必豈以强教之弟以恱安之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教民之道莫尚于此矣

卷阿名康戒成王也非戒也亦誨也周公復子明辟成王始親政事名公故陳洞酌卷阿二詩以誨迪于王地之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云卷阿者大陵而卷曲足蔽衝風而集熛氣者也飄風自南則仲夏也草木於是乎蕃廡景物於是乎鮮華王以是時來游欣暢可知矣誠能茂對天時覆育萬物

使之各遂其生是謂能盡其性而能盡人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故曰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百神爾主矣純嘏爾常矣一語而三致其丁寧焉是乃啓廸之要也彌者滿也充滿其性純乎一仁無有不足也馮翼孝德顒卬圭璋皆喻從游卷阿之多士復以鳳凰比成王百鳥比多士翽翽其羽雝雝喈喈皆謂百鳥盖鳳凰所止百鳥從之鳥非一物故但舉其飛鳴之衆而已梧桐二木相類以子別之

桐子小而圓梧子大而楕今蒼梧之桐其實長大而特甘知為梧矣

民勞名穆公刺厲王也墨子荀子竝稱厲王染于虢公長父榮夷公終夫榮公之用芮良夫謂其好專利而不知大難知周室之必敗矣所謂詭隨則其人也所謂民勞謂困于繇役征輸之事也民困則貧貧則思亂故敢為姦宄不逞以延旦夕之命於是有強陵弱衆暴寡寇虐之禍所由起矣勢使之然也王今用汝

為政存亡禍福之機甚弘且大我故進此大諫耳

板凡伯刺厲王也爾雅訓板為僻謂王性僻繆政令乖戾下民盡被疾苦也苟能悔禍自咎改易所出之話而輯和其民謗議斯熄矣殿屎說文本作唸吚呻吟內痛之聲也如壎如篪喻天人之相應如璋如圭喻天人之合德如取如攜喻天人之相授受也人心所歸即天命之所在人心去則天命移矣儆戒之詞也藩垣屏翰誨以求輔自助也敬天之怒誨以納諫改

過保大命也出王猶言出往謂一動靜一語默天皆明察其得失而降禍福焉柰何不敬畏乎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召穆公故託為文王傷殷紂之亂以致詞蕩蕩者廣大含弘之貌非法度廢壞之說也彊禦掊克皆滔德者也炰烋猶言咆哮熊虎震怒殺物之聲也如蜩如螗喻在位者之謗議如沸如羹喻在下者之怨讟小大

舉內外上下遠近而言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其辭自警也其志則刺
厲王也抑抑威儀即假樂所謂威儀抑抑以言厚自
降挹謙虛以納規諫之益是乃進德之一隅也推而
極之斯成全德矣靡哲不愚據自賢者而言也一挾
自賢之心必且拂諫飾非無往而不愚矣惟聖罔念
作狂此所謂哲人之愚也一曰敬慎威儀又曰敬爾
威儀無不柔嘉又曰輯柔爾顏不遐有愆又曰淑慎

爾止不愆于儀又曰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又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皆語其謙和受諫而去矜傲也彼童而角謂碩童之總角者伊訓所謂比碩童遠耆德是矣碩童之比耆德必遠此大足潰亂汝小子之國政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荏染猶言忍冉謂木性强忍而可屈者宜被絃以為弓人能温恭下人者則必虚懷以成德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芮伯者畿内諸侯為王卿士者所

謂蒍良夫也桑葉多陰行者每息其下喻宗周為四
方小國所恃賴也今一朝傾覆猶桑未隕黄頓見捋
采無復陰芘可望矣故次章曰靡國不泯又曰云徂
何往明亂自京師禍及天下也填者積久之名愴怳
填兮謂憂亂而中心不寧非一日矣四牡騤騤喻人
心遑遽思避亂也國步蔑資言國運窮蹙無復四方
援助之可資也為謀為毖謂謀國者毖密自私不諮
訪于衆也誨爾序爵明當時在高位者皆非其人也

以匪人而當國政勢必引用阿私讒賊之徒猶執熱湯在前鮮不思濯其手也遡衝風而行者必唈僾而不前處亂世而仕者必失意而思退此稼穡所以維寶明仕之危不如農之安也鹿有長林豐草尚呼其類乃今朋友顧不相好而維譖害是用乎爾雅西風謂之泰風敗物之風也以此貪人唯聚斂是事雖大谷為之一空無論君子小人皆被其害然良人猶能用善道以自勉不順之人必發揚其陰賊而思畔矣

今不用其良乃謂良人為悖何哉民之罔極言民心
貪亂而難測者正由面是背非之人為民不利所致
耳民既已回遹矣而又專力激成之遂使為盜為寇
猶然詈我刺其京薄即欲言我非有所刺然我實已
為爾作此桑柔之歌矣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之烈内有撥亂之志遇
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故
美之也占候之術欲知當雨當視天漢有無雲氣若

雲氣塞河漢者當雨候也㬥有黑氣相逐于天漢中不出三日當雨矣此言雲漢昭回于天謂周歲之内河漢昭明未甞有雲氣也久旱可知已昭回于天猶月令所謂星回于天也薀隆蟲蟲韓詩本作鬱隆烔烔謂鬱熱之氣烔烔然盛也寧俾我遯自疑非德而居尊位上違天心思遯去也庶正謂六官之長友紀則六官之副貳僚屬也友紀之官散在奠瘞禋祀之所唯正卿兼該庶務所以鞫且疚也始言雲漢昭回

于天終言有嘒其星是終其禱猶弗雨矣大命近止

饑旱之極國將亡也無棄爾成圖再禱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何美乎美宣王之能封建諸侯

也大封建大征伐大廵狩皆成周之盛典宣王能舉

封建之典以封申伯是可美也唐虞之世姜姓實為

四岳之官岳神享之降福于其子孫世為侯伯故曰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蓋申甫齊許皆姜姓也按郡國

志南陽郡宛縣本申伯所封之國棘陽縣東北百里

有謝城是即既入于謝之地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仲山父為宣王卿士食采於樊時有城齊之役王命仲山甫董其事尹吉甫作此以送之民有耳目則能公視聽有心智則能別臧否故曰有物有則而民性之常莫不唯懿德是好若仲山甫之為卿士可謂有懿德者矣以後五章皆叙其懿德之實也柔嘉維則謂其高明柔克以為法也愛莫助之言其德靡不舉無俟于助也城齊之事毛傳謂

齊以邑居逼隘去薄姑而遷臨菑亦以土功大役皆
稟王命明諸侯之宗周也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何美乎美其能錫命也韓之先
為武王之子封國在涿郡方城縣宣王之時錫命為
侯伯總領北方諸侯及百蠻故曰王錫韓侯其追其
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也貔羆皆猛獸白者貔黃者
羆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宣王命名穆公平淮夷而還錫

命上公賜以圭瓚秬鬯故尹吉甫述其事而作是詩

孔叢稱九命作伯乃有圭瓚秬鬯之賜考者成也古

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

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以祀其先祖是之謂考

故曰作名公考

常武名移公美宣王也經文有奮武而無常武疑字誤

耳南仲太祖毛鄭異義若謂命南仲于太祖之廟則

文近躁戲若謂南仲為皇父之太祖則文又迂複總

之出車南仲與此南仲未詳時世同異邇日歙人吳

元滿謂太祖是宜社造禰之祭謂使南仲尸之也文

義似通

瞻卬凡伯刺幽王也婦有長舌為厲之階謂褒姒譖申

后廢太子事也有譖廢而後戎難與鞫人忮忒譖始

竟背則長舌之實也商賈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唯

利是競故所營常獲三倍褒姒以婦人而秉商賈之

心則何惡而不可為哉觱沸檻泉喻在下衆口之沸

騰

召旻凡伯刺幽王也篇末舉名公故名召旻所以異於小旻也瞻卬言亂自内作召旻言救亂非人坐見喪邦也蟊賊内訌謂褎姒潰潰回遹謂皇父家伯仲允聚子之徒也昏椓謂昏惑于王椓喪國本也潰茂猶言蕢茂呂覽所謂樹鬱則為蠹草鬱則為蕢此言歲旱則百草萎黄何能蕢茂喻民之遭亂憔悴無生意也米經舂鑿麤者為糲精者為粺粺以喻賢人糲以

喻回適

詩故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詩故卷十

明 朱謀㙔 撰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成王營洛而作清廟以祀文武此其始奏之樂也洛誥稱王在新邑烝祭歳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而君牙之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此言不顯不承其義一也知文武竝崇不獨祀文矣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非也清廟之樂凡四章此則獻文之樂故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維清則獻武之樂故曰文王之典尚纘述也烈文則祭禮既成而燕及助祭諸侯之樂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言天德也唯其命之不已故生生相繼文王之德之純言文德也唯其德純故誠一不貳假以溢我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設為問詞也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則答詞也言能大順文德日篤不已則亦足以上合

天德矣

維清奏象舞也非也清廟之祭獻武王也武王伐紂反商之政天下清明由其能率文王之典而得天心故自肇禋以至成禮肅雍顯相一切奉戴于王實維周室之禎祥也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此序非也清廟禮成燕及助祭者而奏是詩也始言諸侯能來助祭濟濟趨事上洽天心以故錫此祉福而子孫保其無疆之惠是

宜燕樂以勞之繼言王室所以崇貴諸侯之來助祭者為其能備四海九州之美味以致孝思非欲有所大費于汝之邦也汝當念此助祭錫福之功紹繼其美不廢斯禮可耳末又申言文武之德可訓可式而不可忘自宜來祭于周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此追王太王而祀之之樂故著其開岐之功言自古昔以來天作岐山唯太王始能荒之荒之云者謂奄有之也太王既已作矣非有文王

康安其民則亦無以成今日之王業故往者險阻之山今遂化為平易之道先王生養之澤深矣子孫可無求所以保之之道乎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叔向以為道成王之德是矣蓋祀成王之樂也宥則民懷其德密則民懷其刑懷德則仁昭矣懷刑則義立矣於此而殫其心新造之周所以安靜是守成之所當法者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稱天知祀上帝也郊特牲而此

稱牛羊知祀帝于明堂也古禮尚右天在右則文王在左知配享也文有典則以貽子孫我既師法文王昭事上帝以日靖乎四方天必錫文以嘏福而右饗之矣我又敢不畏天之威以保天命乎

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春岱岳夏南岳秋西岳冬北岳四時各以其方故曰時邁序天下之貴莫尊于有周故巡守之典自我行焉薄言震之謂發使告諸侯使來會行在所也莫不震疊謂諸侯聞來巡守懼以罪

見罰黜內自震恐也百神河嶽省方之所有事也式序在位則班瑞于羣后也戢干戈櫜弓矢則武王時事也周官所謂九夏此則肆夏蓋取肆于時夏之語耳

執競祀武王也非祀武也祀成王康王而推本於武王也毛傳泥序而稱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則誤矣

思文后稷配天也后稷播時百穀此獨舉來牟者月令麥為首種汜勝之農書亦稱田有六道麥為首種舉

首種者以該其餘也大麥為牟小麥為來牟即麥聲之轉耳生民敷陳其詳此則約畧其要雅頌之體則然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也非此之謂也王者春省耕也臣工農官若周禮司稼之屬稱在公其所職也維莫之春戒毋後時也稱新畬著田野之日闢也庤具也錢鎛今世所謂銚鋤用以治新畬者也銍禾短鎌謂之銍奄觀銍艾以成功勗勸之明不徒勞也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非祈穀也實戒農官之詩也

孔氏疏稱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為一部令一

主田之吏主之其吏皆大夫為之十千為耦則萬夫

也鄭箋謂萬夫之田方三十二里云三十里舉成數

而言成王之世禮樂大備康王嗣位唯以務農富民

為事矣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杞宋者夏商之後猶之三恪

有客禮焉杞宋來朝則諸侯莫不具集振振而盛比

之白鷺羣飛行列整肅威儀可尚也在彼無惡宜民宜人也在此無斁崇德象賢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奬進之詞也苟能夙夜敦是道也得無永終其譽乎

豐年秋冬報也禮有祈焉有報焉噫嘻祈也此則其報也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而不見報祀之舉豈即孟冬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者乎其所謂報乎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禮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

瞽精於聽者也故常命之典樂而肄樂之所謂之瞽宗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知周公作樂始肄之也作是樂也將以娛先祖之神而助祭之客來止有以示禮樂之大成焉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此云潛有多魚知季冬薦魚之樂也西北牛羊多而魚鼈少故雅頌往往舉魚類之繁以著物之備耳

雝禘太祖也非禘也武王克商歸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之事此其樂章也皇考烈考皆謂文王也周公相成王乃尊謚文王而諱昌此云烈考又曰克昌厥後知為武王時詩也毛傳以烈考為武王誤矣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蓋非也有瞽始肄樂也雝則有事文廟諸侯助祭也此則祭禮告成諸侯咸來受命武王率之再見文考而須爵于廟庭也介眉壽

以下頌禱之辭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非見祖廟也實微子之來朝周也萋且者包匭之盛多敦琢者玉帛之繁縟所謂旅者庭實旅百之物也淫大也威畏也知天命之靡常大懷畏懼故來朝周遂得助祭于廟而先王降以平格之福也

武奏大武也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孔子所謂武盡美矣未盡善者此也國

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肆夏則時邁也樊與繁通則雝也遏則此詩也所謂遏劉是矣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成王免喪周公作此以啓誨于王勉之使法祖也非朝于廟也武王勝殷遏劉既已奄有天下今王嗣位撫綏爲艱第須保有皇考之業永世克孝使無隕墜可耳然功莫大于武王德莫高于文王茍能上法皇祖夙夜敬止以繼序前王庶足以守成矣

訪落嗣王謀于廟也非謀於廟也成王述咨政所得而思所以率昭考也率時昭考則羣臣所以進語于王者未堪家多難蓋謂遺大投艱于已也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則徘徊籌度所以圖治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周公既作文王在上之詩以述文德所宜配天此則成王剌取其詩之要以自警也命不易哉天難忱也將謂奉持之以行也日就月將謂日有所近月有所行也唯能就而近之乃能將而

行之此學之所以緝熙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非求助也蓋成王悔聽流言而迎復周公賦此以答鴟鴞也荓蜂必得辛螫喻小人流言之當遠也桃蟲翻飛維鳥喻賢不肖名實之當辨也蓋物有蟲鳥區已別矣今聞桃蟲之名昧於物理者莫不疑以為蟲必覩其拚飛乃後知為鳥也人言可無詳審而輕信之乎說詩者未達此旨乃曰鷦鷯生鵰言始小而終大恠僻甚矣未堪家多難謂以幼沖

而當遺大投艱之任也予又集于蓼謂聽流言而捐棄聖輔自若于治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此及良耜皆豳頌也實函斯活百穀既播含生意也有厭其傑苗氣充足傑然挺也緜緜其麃耘去稂莠宜及其早也周書綿綿不絶將尋斧柯是其義矣胡考猶言胡耉老人瘦露高結如垂胡也古文祖字通作且匪且有且謂非獨祖先之世為然也振古蓋謂后稷之時

良耜秋報社稷也其笠伊糾結其繫笠之纓也其鎛斯趙鋭其刺耨之鋤也荼蓼一物紫色為荼青色為蓼百室百夫之室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稱百室舉一洫之田為言也

絲衣繹賔尸也按禮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故曰絲衣非公祭不得頌故知絲衣載弁者士也正祭省牲眡滌濯皆大夫典之此省牲眡滌皆爵

弁之士故知其為繹繹之為言尋也昨日祭巳今日復祭也昨以為祖考今則為賓尸

酌告成大武也武王克商述其武功為大武之樂此下四詩皆其樂章也酌即内則之勺蓋即爍字之誤耳

遵養時晦觀兵孟津而還也是用大介牧野之會友邦冢君咸來助也我寵受之受其來助之師也天命既集人心亦順故建此蹻蹻之武功令王嗣之而天下無異志者實由武王弔民伐罪而起無自私之心

大見信于天下也

桓講武類禡也非類禡也蓋述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也左氏稱周饑克殷而年豐此綏萬邦屢豐年是其事已于以四方克定厥家謂伐越戲方伐靡伐衛伐磨伐宣方伐蜀伐厲之類以是武功上昭于天故天命用集而代商以有天下也

賚大封於廟也語稱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大賚于商民也言我所以受天

命而克商者皆由文王勤勞撫綏三分有二我但纘繹其緒而求所以大定耳是周之所以為周由乎仁及物也我敢不繹思其故而散此畜聚之財以賚善人乎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此非巡守而祀也蓋克商之後列爵為五分土為三班瑞羣后改物革命也墮山喬岳允猶翕河謂遣使以革命之故告山川也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戒其順時恭命于周也

魯頌

駉頌僖公也駉為考牧之詩魯之大政也似非僖公所能辦蓋伯禽時事耳兖土宜牧今世猶然夫魯政多矣獨舉考牧一事軍國之所重也思無疆言經畧之思無所不至也思無期言無限極之期也思無斁言無厭斁之心也思無邪本讀作徐言無怠緩之志也孔子引此以蔽三百用為邪正之邪斷章取義耳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非頌君臣也蓋諸侯相見

燕會之詩也駜彼乘黄會同所駕之車也在公明明執禮以相見也振振鷺鼓咽咽樂舞之備也自今以始歲其有語能繼也君子有穀詒孫子以善相規也豈亦伯禽時詩乎

泮水頌魯僖公能修泮宮也此詩盛言克服淮夷獻馘泮宮之事按左傳僖十六年冬公從齊侯會於淮而被執明年九月乃得釋歸不聞僖有伐淮夷之功也伐淮夷而得志者魯公伯禽耳事具費誓通典載魯

郡泗水縣泮水出焉則知泮為水名魯侯作宮其上故曰泮宮漢儒妄受師說以為諸侯學宮曰泮宮失其實矣大賂廣賂也君及卿大夫皆有所賂是為大賂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此頌僖者頌之變也變則非正也何也魯周公之後禮樂之所自出也禮不王不禘而魯侯爵也乃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是郊天而以后稷配也作者記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以著僭天子之禮樂自僖始也俗儒不達經意乃稱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不亦誣哉敦者治也治商之衆尚書所謂三千一心者也周公其首矣故但稱王曰叔父建爾元子省文也三壽上壽中壽下壽也三壽作朋謂并三等之壽而有之也黄髪台背壽胥與試若曰與彼黄髪台背之老試其强徤也

商頌

那祀成湯也湯之功德偉矣宜在可述此詩獨舉鞉鼓管磬庸鼓之聲與萬舞之奕以及執事有恪者何哉商人尚聲聲之盛是德之盛也湯之功德自有大頀之樂此所謂聲蓋即大頀之聲耳自古在昔執事者恪以傳之雖助祭之賔聞此莫不夷懌則成湯來格綏我思成其可知矣

烈祖祀中宗也中宗者湯之玄孫大戊也無逸稱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享國七十

有五年殷道用以中興故號中宗申錫無疆中宗申錫之也及爾斯所所與王敬作所之所同謂致力以求治也既載清酤亦有和羹鬷假無言時靡有爭所以交於神明之際也殷道尚質質生敬其於祭也一唯精誠之潛通不徒文物聲樂而已假至享獻溥廣將助也言諸侯八鸞鶬鶬來假以四海九州之美味來獻大有助於我受命主祭者故天神祖考享之而降福非謂於我受政教之命亦非自言受命之廣大

若曰溥將我受命之人耳倒文法也
玄鳥祀高宗也高宗者中宗玄孫之孫武丁也玄鳥降而生契毛傳以為高辛率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時祈郊禖而生契是矣呂氏春秋乃為玄鳥墮卵之說史遷述之以入殷紀中候契握從而和之鄭箋援緯以說經妄繆甚矣武丁孫子對先祖而言也武王靡所不勝者若伐荆楚克鬼方之屬也湯有景亳之命高宗亦自河徂亳此云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者舉

湯曁高宗會諸侯之地而言也員與云通語助詞

長發大禘也此祭契曁相土以湯配之也昔舜之命契

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故

此詩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明五教

之達天下也契之孫曰相土蓋嗣為司徒益明其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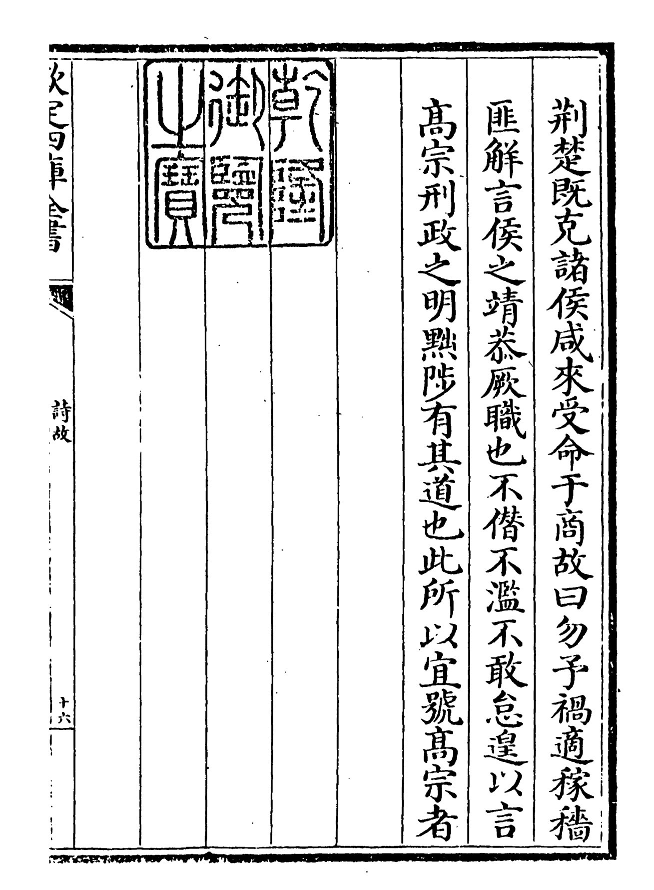
不徒中夏率履雖海外四夷亦截然而向化厥後子

孫世其封能恭帝命無所隕墜以至于湯而湯又能

聖敬在躬昭假上帝而受命也王之有聲者為球小

球大球綴冕之圭也袞冕十有二旒前後各用玉百四十有四綴合旒玉以成袞冕以比聯合大國小國而成至尊也小共大共謂梁棟之間節梲大小不一皆以成室也爾雅梟之大者曰栱長者曰閣説文龎高屋也此云駿厖謂高大之屋也中葉謂相土以後成湯已前有震且業謂國緒中微震懼將危也

殷武祀高宗也高宗武丁也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用力蓋亦勤矣鬼方即今貴州荆楚之尤阻險者



荆楚既克諸侯咸來受命于商故曰勿予禍適稼穡匪解言侯之靖恭厥職也不僭不濫不敢怠遑以言高宗刑政之明黜陟有其道也此所以宜號高宗者

詩故卷十